

ZHONGGUO YUYANXUE

中國語言學

第九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非外售

# 中国语言学

## 第九辑

郭锡良 鲁国尧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 第九辑/郭锡良,鲁国尧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301-30007-7

I. ①中… II. ①郭… ②鲁… III. ①汉语—语言学—丛刊 IV. ①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0193号

书 名	中国语言学 第九辑
著作责任者	郭锡良 鲁国尧 主编
责任编辑	王铁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00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a href="http://www.pup.cn">http://www.pup.cn</a>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3374
印 刷 者	河北滦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0印张 487千字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中国语言学》工作委员会

主 编：郭锡良(北京大学)、鲁国尧(南京大学)

学术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曹先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陈章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侯精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胡壮麟(北京大学)

江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李维琦(湖南师范大学)

陆俭明(北京大学)

钱曾怡(山东大学)

孙良明(山东师范大学)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

许嘉璐(北京师范大学)

薛凤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詹伯慧(暨南大学)

宗福邦(武汉大学)

陈新雄(台湾师范大学)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

胡明扬(中国人民大学)

吉常宏(山东大学)

蒋绍愚(北京大学)

李行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宁继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裘锡圭(复旦大学)

唐作藩(北京大学)

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

徐思益(新疆大学)

许威汉(上海师范大学)

曾宪通(中山大学)

赵振铎(四川大学)

编辑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北京大学)

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

黄德宽(安徽大学)

蒋冀骋(湖南师范大学)

李家浩(北京大学)

李小凡(北京大学)

刘晓南(复旦大学)

马重奇(福建师范大学)

乔全生(山西大学)

宋绍年(北京大学)

孙玉文(北京大学)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

王韶松(山东出版集团)

杨端志(山东大学)

殷国光(中国人民大学)

喻遂生(西南大学)

张 猛(北京语言大学)

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董 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郭芹纳(陕西师范大学)

华学诚(北京语言大学)

李国英(北京师范大学)

李建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

卢烈红(武汉大学)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

邵永海(北京大学)

孙建元(广西师范大学)

唐钰明(中山大学)

汪维辉(浙江大学)

吴金华(复旦大学)

杨亦鸣(徐州师范大学)

俞理明(四川大学)

曾晓渝(南开大学)

张涌泉(浙江大学)

编辑部主任：孙玉文

# 目 录

孙洪伟	白一平微物文部归字及再分类商榷 .....	1
齐晓燕	从上古汉语内证材料看白一平、沙加尔对歌月元三部的再分部及构拟 .....	15
雷塘洵	上古“委”声字的归部 .....	23
刘晓南	《诗集传》叶音之音义错位现象 .....	31
	——叶音同于韵书考论之一	
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正字法研究 .....	49
宋洪民	八思巴字官印用字与《蒙古字韵》之比较 .....	63
赵团员	汉魏晋南北朝诗句脚字声律研究 .....	79
石  毅	《诗经》单音状态词研究 .....	104
蔡英杰	也谈古汉语“有/无+以 VP”及其相关结构 .....	114
罗积勇	两汉魏晋南北朝对偶辞格发展史略论 .....	119
杨永发	公众语境中汉语去词性化现象考察 .....	142
姚振武	一点辩白 .....	156
	——再谈转指	
李家浩	谈《说文》“桶”字说解 .....	161
	——兼谈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的真伪	
宋华强	读清华简《金縢》《系年》札记 .....	167
程  悦	读书札记四则 .....	173
和  谦	也说“护前” .....	181
<b>【笔谈】</b>		
郭锡良	《〈论语〉语法分析字典》序 .....	189
王  宁	“A 刊”——学科评估体系的倒退 .....	191
王  宁	再谈 A 刊与评估体系 .....	195
<b>【译文】</b>		
王  力	博白方音实验录 王志浩 译 .....	198

# 白一平微物文部归字及再分类商榷

中山大学 孙洪伟

**提要：**白一平（Baxter, 1992）对上古微物文三部提出不同于王力先生的两个看法：部分脂部字归到微部，微物文三部应各自再分为两类。本文将这两个观点验之上古汉语的内证材料，包括押韵、谐声、通假异文和联绵词等，认为皆得不到材料的支持。本文还指出白一平在利用和分析上古内证材料时有较大缺陷：未充分地利用押韵材料；选择性地使用通假异文材料；忽视谐声原则，主观随意地拆分谐声系列。

**关键词：**白一平 上古音 微物文部 归字 再分类 合韵 谐声原则

白一平（Baxter, 1992: 447）谈到他对上古微部的构拟时说：“我的构拟包含对王力的两处主要修订：（1）他放在脂部的字有一部分实际上当属微部；（2）根据圆唇元音假设，微部应该分为 ij 和 uj 两类。”对物部和文部，他也采用了与（2）同样的处理，把它们分为两部分。白一平和沙加尔（Baxter & Sagart, 2014）沿用这两个处理，只有少许改订，比如将原拟为 i 的主要元音改为 ə，把部分微部和文部字的韵尾拟为 -r，个别字的归类做了调整，等等。

白一平做出的这两点修订，主要都是基于汉语的内证材料。本文将重新核查分析相关材料，包括上古的押韵、谐声、通假异文、声训和联绵词等，讨论他的两处修订，包括物文两部再分类，是否能够成立。

前后两部著作不一致的地方，我们以后者为准。具体字归类和拟音来自白一平、沙加尔（2014）附录所提供网址上收录的词表，该词表有 4968 个词的拟音。词表中未收录而《诗经》中曾入韵的字，则根据白一平（1992）附录的诗经韵例补充。

## 一、微部归字问题

脂微分部自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提出，已为学者广泛接受<sup>1</sup>。两部的归字虽有个别声旁存在争议<sup>2</sup>，但绝大多数声旁归属的意见是一致的。白一平（1992）提出新的看法，将“弟犀几尼美眉妻尸么夷彝尔”等前人一致认为是脂部的声旁归到了微部。他还把一些同谐声的字分归两部，比如从“癸利皆氏”得声的字多数在脂部，但“骀黎潜啮坻祗”却在微部；从“齐”得声的字，“济”在脂部，“跻跻齐”则在微部。另外还有同一个字在记录不同的词时归部不同的情况：“济”义为“众多、渡过、救助、停止”时归脂部，义为“整齐”时归微部；“祁”用于地名时归脂部，义为“大、多”时归微部。

1 徐从权（2014）对脂微分部的历史有详细的梳理，可参看。

2 比如“岂”“水”等，参见陈复华、何九盈（1987）。

这一处理首先是基于他自己对阴阳入三类韵部对应关系的一种看法：构成对转的三类韵部，往往内部也有类似的结构。文部有很多字中古变为三等开口真韵（in）或四等先韵（en），而王力等的微部却没有中古变为脂韵开口（ij）和齐韵（ej）的字，所以应予补充。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首先王力先生说脂韵开口上古皆属脂部只是个总体的原则，从他的声旁归部看，其微部也有少数脂韵开口字，如“郗緜”等。再者构成对转的韵部虽然往往内部构造类似，但有差异的也不少见，比如幽觉冬三部，幽觉两部都有中古四等字，冬部则无；侯屋东三部，东屋部有中古二等字，侯部则无。跟微文部构成对转的物部，其实也没有跟先韵对应的四等字，与真韵对应的质韵开口字也只有“肸聃”等几个极不常用的字，这为何又不用补齐了呢？

他归部的主要根据是《诗经》的押韵情况。先来看白一平把同一声旁的字拆归不同韵部的例子。他曾特别举“跻”字的《诗经》韵例，说明“跻”归微部的理由（《诗经》的出处用篇序数和章序数注明，比如 1.1 即指《诗经》第一篇《周南·关雎》的第一章，下同）：

凄唏湄跻坻 129.2、飞跻 189.4、违齐遲跻遲祗围 304.3

他说这三例“跻”都只跟微部字押韵，所以当归微部。其实其中只有 189.4 是跟无异议的微部字押韵，其余两例中的“凄湄坻齐遲祗”前人都归入脂部。

他把“啮”字拆出归到微部，我们看“啮”的韵例：

萋飞啮 2.1、啮霏归 41.2、凄啮夷 90.1、遲萋啮祁归夷 168.6、啮潜悲回 208.2、驛啮齐归 260.8

无异议只与微部字相押的例子也只有 41.2 一例而已。208.2 王力先生分为两个韵段，前两字为脂部，后两字为微部。

“驛”也拆归微部，韵例如下：

驛依腓 167.5、栖驛 177.1、驛夷黎哀 257.2、驛啮齐归 260.8

无异议只与微部押韵的也只有 167.5 一例。

“黎潜济坻祗”五字入韵的例子很少：

驛夷黎哀 257.2、啮潜悲回 208.2、济饥 151.4、凄唏湄跻坻 129.2、违齐遲跻遲祗围 304.3 都不是无异议只与微部押韵的例子。先秦其他古籍还可补充两个例子：

淮坻师（《左传·昭十二》）、韩祗（《楚辞·离骚》）

只有《楚辞》一例是无异议与微部字相押。这些字拆归微部的证据也是不足的。

以上都是把前人归在脂部的拆归微部，也有相反的，从“隹”得声的字前人都归在微部，但白一平把“维唯惟唯雖”归到脂部。词表中“维唯”拟作 \**ɥwij* (< \**ɥwuj*?)，也即原为微部，后变入脂部；“惟”则只在脂部。这三个字古多通用，它们的入韵情况如下：

唯水 104.3、维葵臆疾 222.5、师氏维毗迷师 191.3、惟脂 245.8、维階 257.3

后三例是无异议地仅与脂部字押韵，但仍有无异议与微部字押韵的例子（104.3），也不一定要拆归脂部<sup>1</sup>。

1 两周金文中“隹”读为“惟唯唯”，也读为“谁”（见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509—510页）；传世古籍中也有“惟”与“谁”，“惟”与“推”，“帷”与“韩闾”通用之例（见高亨《古字通假会典》496—497页），“谁推韩闾”白一平归在微部，这也可证“惟唯唯帷”不必拆归脂部。

“同谐声者必同部”是上古韵部归字的一条重要的原则，虽有例外，但要证明例外，需要充分的证据（比如从“其”得声的一般都归之部，但“斯”在《诗经》入韵三次，都只跟支部字押，则“斯”当为支部），上面举到的这些韵段，或分析有分歧，或数量太少，根本不足以打破这条规则。

再来看他分归两部的两个字，“祁”字用于地名未入韵，白一平可能是根据其声旁归入脂部；义为“大，多”的“祁”的韵例如下：

祁归 13.3、遲祁 154.2、遲萋嗜祁归夷 168.6、萋祁私穉穉 212.2<sup>1</sup>、祁河宜何 303.1

其中无争议的只与微部字押韵的也只有 13.3 一例而已。303.1 是与歌部合韵，其余前人皆认为与脂部或脂微两部字押韵。

“济”字的韵例：

济阒 54.2、济秭醴妣礼 290.1；济洌弟 105.2、济弟 239.1、依济几依 250.4

白一平认为前两例是脂部独用，其中“济”归脂部；后三例是微部独用，其中“济”归微部。按照他的区分标准，后三例的“济”应都是“整齐”义。但是 239.1“济”所在句是“瞻彼早麓，榛桔济济”，毛传：“多也。”“多”义的“济”白一平归脂部。所以《诗经》的押韵并不按他的标准严格区分。另外，前代对“祁济”的注音也未见有按白一平的区分别为两读的，因此把两字分归两部应是强生分别。

最后我们来看他全部归到微部的“犀弟几尼美眉妻尸厶夷尔”几个声旁。他曾举“迟”字在《诗经》中的 9 个韵例：

萑脂疥犀眉 57.2、遲飢 138.1、遲祁 154.2、駢遲归悲 162.1、依霏遲飢悲哀 167.6、遲萋嗜祁归夷 168.6、尸归遲弟私 209.5、枚回依迟 300.1，违齐遲跻遲祗围 304.3

认为后 8 例都是“遲”只跟微部相押的例子，故而“遲”当归微部。但其中无异议的其实只有 162.1 和 300.1 两例，其他的前人都认为是跟脂部或脂微部押韵。

下面列出“弟几尼美眉妻尸厶夷尔”几个声旁的字在《诗经》中的韵段，并补充其他先秦文献的韵段<sup>2</sup>（二者用分号隔开；《诗经》的出处用篇序数和章序数注明，比如 1.1 就是《诗经》第一篇《周南·关雎》的第一章；下加横线的字白一平和王力都认为是微部字，下加点的字二者都认为是脂部字）：

弟：指弟 51.1、济洌弟 105.3、弟偕死 110.3、犇弟 164.1、匕砥矢履视涕 203.1、尸归遲弟私 209.5、济弟 239.1、妻弟 240.2、履体泥弟尔几 246.1；穉妻（《易·大过》九二）、娣履（《易·归妹·初九》）、弟礼死（《礼记·射义》）、礼弟礼（《管子·四称》）、梯機（《孙子·九地》）、弟死（《文子·上义》）、死米糝弟（《吕氏春秋·辨土》）、糝死弟糝死（《吕氏春秋·辨土》）

几：枚飢 10.1、遲飢 138.1、济飢 151.4、依霏遲飢悲哀 167.6、履体泥弟尔几 246.1、依济几依 250.4；飞飢（《文子·上德》）

美：焯美 42.2、萑美 42.3；美茨费（《逸周书·文传解》）

眉：萑脂疥犀眉 57.2、凄晞湄跻坻 129.2、郟归 259.6

1 此例“祁”一本作“祈”，我们根据阮元的校勘记定为“祁”。

2 本文《诗经》韵例主要根据王力《诗经韵读》，与白一平（1992）的不同处，有必要的将加注说明；《楚辞》韵例根据王力《楚辞韵读》。其他先秦文献韵例主要根据江有诰《群经韵读》《屈宋韵读》宋玉部分、《先秦韵读》，去除其中伪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和《列子》的部分。

尼：泥弟弟岂 173.3、萋履体泥弟尔几 246.1；泥至（《易·需·九三》）

妻：颀衣妻姨私 57.1、凄嗜夷 90.1、凄晞涓跻坻 129.2、遲萋嗜祁归夷 168.6、萋悲萋悲归 169.2、棲騑 177.1、凄腓归 204.2、萋祁私穉穉 212.3、妻弟 240.2、萋嗜 252.9、穉妻（《易·大过·九二》）、哀凄歔（宋玉《高唐赋》）、归棲衰肥（《楚辞·九辩》）

尸：尸归遲弟私 209.5

厶：颀衣妻姨私 57.1、萋祁私穉穉 212.3

夷：薇悲夷 14.3、萸美 42.3、颀衣妻姨私 57.1、萸脂蛭犀眉 57.2、凄嗜夷 90.1、遲萋嗜祁归夷 168.6、夷违 191.5、薇棖哀 204.8；歌夷蛇飞徊（《楚辞·远游》，“歌蛇”歌部）、维夷（宋玉《大言赋》）、夷希微（《老子》十四章）、溪离宜夷（《逸周书·大明武解》，“溪”支部，“离宜”歌部）、威夷师（《三略·上略》）

尔：尾毁毁迹 10.3、济泅弟 105.2、偕迹 169.4、履体泥弟尔几 246.1

其中“弟”声字的 17 个韵段中，无异议地仅与脂部字押韵的就有 10 个，仅与微部字押韵的只有 2 个，无疑应归脂部。白一平（1992）“弟”兼属脂微两部，认为反映了历史演变，已属勉强；白一平和沙加尔（2014）将它完全归入微部，就更没有道理了。除“弟”其他的声旁，无异议仅与微部押韵的韵段都未能达到绝对多数。如果再把“弟”和上文讨论过的“济騑潜嗜坻祗济祁”等字也放到脂部，那这些声旁与脂部的关系就更紧密了：“几”声的字可增加 1 个只与脂部押韵的例子（154.1），“妻”声的字可增加 4 个（177.1、240.2、252.9 和《周易》例），“尔”声的字也增加 1 个（246.1）。因此这些声旁的归部很难单纯根据上面的韵段确定，需要补充别的证据。

白一平（1992：457）认为按他的归部，《诗经》中脂微合韵的数量将大大减少，只有 7 例。这似乎也可作为他归部合理的一个证据，因此有必要把《诗经》中脂微合韵的例子，按王力先生和白一平的归部做一个比较。二者的不同见下面的表格：

韵例	王力	白一平
*萋飞嗜 2.1	+	-
归私衣 2.3	-（私不入韵）	-
枚饥 10.1	+	-
尾毁毁迹 10.3	+	+（歌微）
*祁归 13.3	+	-
薇悲夷 14.3	+	-
违畿芥弟 35.1	-（分为两个韵段）	-
*嗜霏归 41.2	+	-
炜美 42.2	+	-
萸美 42.3	-（脂部）	-（微部）
指弟 51.1	-	+
颀衣妻姨私 57.1	-（分两个韵段，前二后三）	-
#萸脂蛭犀眉 57.2	-	+
*凄嗜夷 90.1	-（脂部）	-（微部）

(续表)

韵例	王力	白一平
*济泚弟 105.3	- (脂部)	- (微部)
弟偕死 110.3	-	+
*凄晞湄蛭坻 129.2	+	-
#衣师 (三次) 133.1-3	+	+
遲饥 138.1	- (脂部)	- (微部)
*济饥 151.4	- (脂部)	- (微部)
*遲祁 154.1	- (脂部)	- (微部)
尾几 160.1	+	-
骈遲归悲 162.1	+	-
粹弟 164.1	+	-
*騃依腓 167.5	+	-
依靠遲饥悲哀 167.6	- (分成三个韵段)	-
*遲萋嗜祁归夷 168.6	+	-
萋悲萋悲归 169.2	+	-
#偕迹 169.4	-	+
泥弟弟岂 173.3	+	-
*棲騃 177.1	-	-
*飞躋 189.4	+	-
*师氏维毗迷师 191.3	+	-
夷违 191.5	+	-
#哀违依底 195.2	+	+
匕砥矢履视涕 203.1	-	+
凄腓归 204.2	+	-
薇棖哀 204.8	+	-
*嗜潜悲回 208.2	- (分两个韵段)	-
#尸归遲弟私 209.5	+	-
穉火 212.2	+	-
萋祁私穉穉 212.2	- (脂部)	- (微部)
济弟 239.1	-	+
妻弟 240.2	- (脂部)	- (微部)
*惟脂 245.8	+	-
#苇履体泥弟尔几 246.1	+	+
依济几依 250.4	+	-
*萋嗜 252.9	- (脂部)	- (微部)
#济毗迷尸屎葵资师 254.5	-	+
*騃夷黎哀 257.2	+	-

(续表)

韵例	王力	白一平
*维階 257.3	+	-
鄙归 259.6	+	-
*騃啻齐归 260.8	+	-
追绥威夷 284.1	+	-
枚回依遲 300.1	+	-
*违齐遲跻遲祗围 304.3	+	-
合韵总计	34 <sup>1</sup>	11

其中+表示合韵，-表示独韵。有的韵例二者所分韵段不同，或者虽然独用，但归部不同，都在括号里加以说明。

白一平(1992)中列举到的合韵韵例共7例(表格中前加“#”)，与我们的统计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弟”原本两属，而白一平和沙加尔(2014)只归微部，这样就多了51.1、110.3、203.1、239.1四例。209.5一例“尸”原归脂部，后归微部，所以减少了1例合韵。另外10.3中“毀”白一平归歌部，所以增加歌微合韵一例。

11例相对于34例确实是减少了，但这种减少其实主要是拆分谐声系列的结果，如果不拆分谐声系列，那就会增加20个合韵的例子(即用“\*”标记的韵例)，合韵会达到31个。由此可见，白一平的归部会减少合韵的原因，主要倒不是他把很多前人都归入脂部的声旁归入微部，而是他随意地拆分了谐声系列。

少量异部押韵是上古诗歌韵文中的正常现象，上古各韵部皆有通韵合韵的例子<sup>2</sup>。脂微两部合韵较多，王力(1937)已有合理的解释。一味追求减少合韵，不惜将谐声系列拆得零零落落，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由上可见，押韵材料并不支持白一平的归部。

归部的根据除了押韵和谐声，还有一种数量很多材料，就是古代文献中的通假异文现象。我们考察了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和高亨《古字通假会典》，发现上述声旁几乎只和脂部的声旁通用，见于前者比如：

稽楷、旨祁、耆祁、夷弟、萸梯、梯柅、抵祗、氏祗、姊夷、彳夷、雉夷、矢夷、死尸、遲尸、资齐、齏粢、齏资、齏资、凄齏、凄济、荠茨、次齐、师犀、麋眉

后者如：

饥耆、饥黎、鹿麇、机阶、隗黎、隗耆、偕稽、潜凄、夷遲、夷弟、夷睇、夷第、夷穉、夷雉、夷薙、夷祁、萸梯、洩涕、楛柅、鬣雉、歸雉、尔尼、弥眯、弥救、弥迷、柅柅、鏹柅、祢坭、祢睇、祗示、祗底、祗邸、坻渚、坻泚、坻墀、齐资、齐粢、齐茨、饩资、齏粢、济资、齏资、济泚、济资、济资、棲犀、棲犀、凄潜、鄴犀；眉麋、鵬麋、湄麋

与微部通用的只有如下几例<sup>3</sup>：

1 向熹(2002)的统计是36例，这是因为我们把133.1—3看成1个韵例，他看成3个。

2 具体统计可参见向熹(2002)。

3 皆见于《古文字通假字典》。

階機、散美、美微、媚微、几饑

“美”字当归脂部，郭锡良（2007、2011）已有充分的论证。根据这些通假异文的材料，可以看出王力先生等人的归部无疑是正确的。

还可以补充两个联绵词的证据。孙玉文（2003）举出先秦的两个脂部的叠韵联绵词：鸱夷（《战国策·燕策二》）、葳苕（《尔雅·释草》），这两个词若按白一平的归部，都是前一字为脂部，后一字为微部，都不叠韵了。

确定了这些字的归部，下面讨论微部时就把这些字排除在外了。

## 二、微物文再分类问题

白一平将微物文部各自再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元音是 ə，另一类主要元音是 u（下面我们称为 ə 类和 u 类）。他用《诗经》的韵例加以检验，发现两类合用的例子极少，概率极低。

下面列出《诗经》中微物文部字的韵例，先将三部独用的例子按白一平归类分别胪列，与他归类有异的则在每部后讨论说明：

微部，ə 类独用 30 次：

归衣 2.3、薇悲夷 14.3、微衣飞 26.5、飞归 28.1-3、菲违 35.1、违畿 35.2、微归 36.1-2、頍衣 57.1、衣归 88.4、晞衣 100.2、衣悲归 147.2、火衣 154.1-2、悲归 154.2、火苇 154.3、归悲衣枚 156.1、飞归 156.4、衣归悲 159.4、骅归 162.2、薇归 167.1-3、依靠 167.6、悲哀 167.6、晞归 174.1、微微哀 193.1、悲回 208.2、几几 218.3、尾岂 221.2、回归 263.6、几悲 264.6、飞归 298.2、枚回依迟 300.1

u 类独用 13 次：

嵬隤疊怀 3.2、累绥 4.1、雷怀 30.4、怀畏 76.1-3、唯水 104.3、畏怀 156.2、威怀 164.2、累绥 171.3、威罪 198.1、頍怀遗 201.2、摧绥 216.4<sup>1</sup>、坏畏 254.7、推雷遗遗畏摧 258.3

两类合用 4 次（下加横线的字是 ə 类，下文同）：

怀怀归 68.1-3、崔绥归归怀 101.1、藟枚回 239.6、疊归 251.2

合用 4 例中有 3 例是“归”和 u 类相押。“归”从自得声，从自得声的字白一平一般归在 u 类，但“归”字他认为原在 u 类，在《诗经》时代已与 ə 类合一<sup>2</sup>，因此“归”与 u 类叶韵是早期的情况，与 ə 类则是晚期的变化，都不算合用。但这与事实不符：与 u 类押韵的 101.1 所出的《齐风·南山》，是讽刺齐襄公的诗，是春秋时期鲁桓公时的作品；与 ə 类押韵的 263.6 所出的《大雅·常武》是颂扬周宣王亲征淮夷的诗，是周宣王时的作品，193.1 所出的《小雅·十月之交》，更可根据其日食记录定为周幽王年间诗<sup>3</sup>。与 ə 类相押的早于与 u 类相押的，这与白一平的说法相反。因此白一平所说的“归”在《诗经》时代的音变是很可疑的。“归”是微部最常见的入韵字（20 次），若“归”字据其声旁定类，那合用的例子就更多了。

239.6 一例“藟”是此章首句末字，白一平（1992：698）不入韵，应是出于减少合用

1 “绥”白一平归歌部，我们从王力归微部，理由见陈复华、何九盈（1987：346—347）。

2 他认为微物文的 u 类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详见下文。

3 皆可参考向熹《诗经词典》对相关篇名的解释。

数量的考虑。

物部， $\text{ə}$ 类独用 6 次：

墜谓 20.3、爰谓 228.4、妹渭 236.5、位墜 249.4、溉墜 251.3、優逮 257.6

u 类独用 11 次：

出卒述 29.4、萃悴 141.2、退遂悴悴对退 194.4<sup>1</sup>、出悴 194.5、蔚悴 202.2、律弗卒 202.6、卒没出 232.2、匱类 247.5、类恟对内 255.3、隧类对醉悖 257.13、类悴 264.5

两类合用 4 次：

棗槩醉 132.3<sup>2</sup>、苙率 178.1-3<sup>3</sup>、苙倮肆忽拂 241.8、寐内 256.4

“常棗”的“棗”，《经典释文》引《字林》音大内反<sup>4</sup>，白一平据此定“棗”为 u 类。此音别的注音资料中未见，所以我们仍据声旁归到  $\text{ə}$  类。

“苙”《经典释文》注“又音类”，就读为合口这一点说，这一异读可能反映了古读：“苙”从“位”得声，“位”中古为合口字，“苙”很可能原为合口字，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中“苙”即拟为合口。白一平根据这一异读把“苙”归入 u 类，认为 178.1-3 是 u 类独用，这并无不可，但“位”他却归在  $\text{ə}$  类。可能白一平认为“苙”这个字形后起，造字时 u 类和  $\text{ə}$  类已经合一了，因此无妨取“位”作声旁，然而甲骨文和金文中“位”和“苙”这两个词都用“立”来记录<sup>5</sup>，所以“位”“苙”这两个词的主要元音应为一类。不过若“位”也属 u 类，249.4 一例就是合用了<sup>6</sup>。

“寐内 256.4”白一平（1992：714）无，这个韵段所在章是“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维民之章。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逖蛮方”，“寐内”这个韵段，自顾炎武至王力先生皆有收录。白一平这两字不入韵，可能是为了减少质物合韵和物部两类合用的数量：从“未”的字白一平一般都放在物部  $\text{ə}$  类<sup>7</sup>，而“寐”“寐”却归在质部，这应是因为“寐”在《诗经》中有两次与质部押韵（季寐弃 110.2、嗜湮届寐 197.3<sup>8</sup>），不收这个韵段，则“寐”就没有与物部押韵的例子，“寐”归质部就没了反证，且减少了一例合韵；若因为这个韵段把“寐”按声旁归到物部  $\text{ə}$  类，既多了两个合韵，又增加了一例 u 类和  $\text{ə}$  类合用，于其再分类的观点不利。我们收录此韵段，根据声旁把“寐”归入物部  $\text{ə}$  类。

文部， $\text{ə}$ 类独用 16 次<sup>9</sup>：

洗振 5.1、门殷贫艰 40.1、洒浼殄 43.2<sup>10</sup>、陨贫 58.4、门云云存巾员 93.1、鰥云 104.1、

1 此例“对”字一本作“答”。

2 “棗”王力在质部，我们根据陈复华、何九盈（1987：359—360）的讨论归入物部。

3 王力《诗经韵读》无此韵段，我们根据段玉裁《六书音韵表》补。

4 见《诗·召南·何彼禴矣》的音义。

5 参见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577、596—597 页。

6 《说文·立部》：“隸，临也。”段玉裁注引《经典释文·老子音义》的说法，认为“隸”是“澁”的古字。王辉据出土文献认为此说不可信。

7 “昧”除外，见下文的讨论。

8 白一平（1992：671）以此韵段当拆为二：嗜届、湮寐，“嗜届”月部，“湮寐”质部。我们从王力说皆归质部，理由由见陈复华、何九盈（1987：355）。

9 白一平（1992：697）认为《大雅·绵》“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中的“殄”“陨”押韵，为文部  $\text{ə}$  类，这两个字都在句中，我们采王力《诗经韵读》的处理不收录。

10 “洒浼”白一平（1992）归微部，词表韵尾改拟为-r。我们采王力说。

勤闵 155.1<sup>1</sup>、晨辉旗 182.3<sup>2</sup>、先瑾忍隕 197.6、艰门云 199.1、云雾 210.2、芹旗 222.2、壶胤 247.6、云门 261.4、耘畛 290.1、芹旗 299.1

u类独用9次:

麋春 23.1、缙孙 24.3、奔君 49.2、哼璫奔 73.2、顺问 82.3、群惇 190.1、愠问 237.8、训顺 256.2、川焚熏闻遯 258.5

两类合用4次:

澹昆昆闻 71.3、轮澹沦困鹑殄 112.3、熏熏欣芬艰 248.5、殷辰西瘡 257.4<sup>3</sup>

从“辰”得声的字白一平都归在ə类，而“澹”归到了u类，我们按声旁归字。

“熏”字《诗经》入韵两次，一次与u类相押（258.5），一次与ə类相押（248.5），白氏说两处的“熏”词义不同，所以可能有u类和ə类两读，这也只是猜测，我们仍处理为一读。

从“昏”得声的字白一平都归在u类，但“瘡”字白一平认为应归ə类，因为《诗经》中“靦瘡”这个组合还有“靦闵”的写法，而“闵”为ə类。这个证据很薄弱<sup>4</sup>，这里仍据声旁归类。

可见，即使按照白氏的处理意见，排除他随意拆分谐声系列的例子，每个部都有相当数量的例外，微部两类合用相对较少，但最常见的“归”字的归类又有疑问，因此都不足以将二者截然分开。

再来看三部字的其他韵例:

脂微合韵的例子已见上一节的表中，共34例。其中10.3例因白一平将“毁”归入歌部，我们不知若放在微部它应属u类还是ə类；168.6、209.5、260.8三个韵段中的微部字只有“归”，如前文所述，白一平认为“归”在《诗经》有u类和ə类两种读法，我们也无从确定它在这些韵段里是哪类，因此这四例都不予讨论。剩余30例中有4例是脂部与u类合韵：191.3、245.8、257.3、284.1<sup>5</sup>，其余26例都跟ə类合韵。

脂质微合韵1例，其中微部字是u类：维葵臆疾 222.5。（下加点的是微物文部的u类，下加横线的是ə类）“疾”为质部。

微元合韵1例：嵬菱怨 201.3<sup>6</sup>。

质物合韵7例，其中4例是与u类：遂悸 60.1-2、穗醉 65.2、对季 241.3、类比 241.8；2例与ə类：季寐弃 110.3、嗜淠屈寐 197.4；1例与ə类、u类：溃肆壑<sup>7</sup>35.6。

月物合韵2例，都是u类：旃瘁 168.2、旃穉 245.4<sup>8</sup>。

1 白一平（1992：644）认为此韵段还有一个句中的“恩”入韵，他把“恩”归在文部。“恩”从段玉裁到王力都归在真部，我们从王力《诗经韵读》的处理，“恩”不入韵。

2 “辉旗”白一平归微部，词表韵尾改拟为-r。我们采王力说。下面222.2和299.1的“旗”字同。

3 “西”所在句原为“自西徂东”，这里采江有诰、王力说改为“自东徂西”。

4 除非能证明这两种写法在西周或春秋时期已经存在，见下文的讨论。

5 “维惟”根据其声旁，我们归到u类。

6 “菱”白一平归歌部，我们从王力说归微部。

7 “肆”白一平归在物部，我们据陈复华、何九盈（1987）的意见归质部。

8 白一平（1992：641）还有一例“荟蔚”151.4，是句中韵。

真文合韵 2 例，都是与 ǝ 类：倩盼 57.2<sup>1</sup>、邻云殷 192.12。<sup>2</sup>

元文合韵 2 例，都是与 u 类：群墩苑 128.3、燠愆孙 209.4。

真文耕合韵 1 例，其中微部字是 u 类：人训刑 269.1。“刑”为耕部字。

微文通韵 2 例，都是 u 类：敦遗摧 40.3、焯雷威 178.4。

其中又增加了一例物部两类合用的例子，即 35.6。还值得注意的是脂质和微物的合韵：脂部多与 ǝ 类，而质部多与 u 类。脂质照白一平的构拟主要元音都是 i，不应有此完全相反的表现。这也可以证明微物文不宜分两类。

以上都是按白一平的归字所作的统计，但其实白一平的归字原则也颇有可议之处。按照圆唇元音假设，微物文部中一部分字的归属可据其中古音地位而定。简单地说，属中古舌齿音和牙喉音开口的归 ǝ 类，属舌齿音合口的归 u 类<sup>3</sup>。但唇音字和牙喉音合口字的归类，则根据《诗经》押韵情况来定。这类待定的字及同谐声的字如果在《诗经》中入韵次数很多，且都跟其中的某一类押韵，当然其归类结果比较可信；但如果极少入韵，或所押对象并不一致，那归类就会有很大随意性。这种情况在物部和文部很常见。

比如文部的“鰓”，入韵只有 104.3 一次，白一平即归入 ǝ 类。但此字有学者认为是翳省声<sup>4</sup>，此例郑玄笺：“鰓，鱼子也。”《正义》：“‘鰓，鱼子’，《释鱼》文。”今《尔雅·释鱼》作“鯀”。“翳”“昆”白一平都归在 u 类，因此“鰓”归入 u 类更合理。再如“壺”，只入韵一次，白一平据此定为 ǝ 类。但此例郑玄笺“壺之言捆”，也即“壺”和“捆”有语源关系，从“困”得声的字在 u 类，则壺归入 u 类更合理。又如“焚”字，白一平定为 u 类。甲骨文中有一个从黄从火的字，裘锡圭（1983）认为这是一个专用于表示“焚巫尪”的字，黄是“尪”的本字。这个字还有从文从火的写法，裘先生认为把“黄”改成“文”是把合体表意字的一个偏旁改成形近的声旁的例子，则“焚”有从“文”得声的字形，而“文”白一平归在 ǝ 类，这样“焚”似乎也应归到 ǝ 类。还有“存”，中古是舌齿音的合口字，根据圆唇元音假设，当归 u 类。白一平据大徐本《说文》说“存”从“才”得声，“才”为之部字，主要元音为 ǝ，故“存”归 ǝ 类。但之微部关系不近，“才”能否算作声旁尚有疑问<sup>5</sup>，因此“存”归 u 类亦可疑<sup>6</sup>。这样，两类合用的例子就更多了。

其余如从“未”得声的字在《诗经》有两个韵例：妹渭 236.5、寐内 256.2。一个和 ǝ 类叶韵，一个和 u 类叶韵；从“弗”得声的字在《诗经》中有两个韵例：律弗卒 202、菲佻肆忽拂 241，一个与 u 类，一个则与两类相押；还有从“孛”“蔚”“奔”“晷”“军”得声的字，《诗经》中都只入韵一次。只根据这极少的韵例就定其归类，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那有没有别的材料来验证白一平的分类呢？白一平和沙加尔（2014：252）提到，《老子》里三部再分两类也是很清楚的。我们来看《老子》中的韵例：

微部，ǝ 类独用：夷希微（十四章）、畏畏（二十章）。

1 “盼”白一平归真部，我们依声旁归文部。

2 “邻”的白一平归文部，我们从段玉裁等人说归真部。

3 这只是简单的说法，有一些合口的齿音字声母白一平拟为 SKw-的也可以归到 ǝ 类。

4 李阳冰、朱骏声、林义光等皆有此说。参见《古文字诂林》382—384 页。

5 小徐本《说文》说“存”“从子在省”，不是形声字。

6 从存得声的有开口字“荐”，似乎可作为存归 ǝ 类的理由，但也可采取相反的处理，将“荐”的古音视为合口，董同龢（1948）就是这样处理的。

两类合用：归遗（二十章）。

物部，u类独用：屈出（五章）、物惚（二十一章）、惚物（二十一章）。

两类合用：昧物（十四章）、昧退类（四十四章）、爰费（四十一章）。

白一平从“未”得声的字皆在ə类，只有“昧”放在u类。甲骨文中“妹”“昧”通用之例，西周金文中也有从未从心的字通作“昧”的例子<sup>1</sup>，实在没有理由将“昧”别为另一类，因此我们归到ə类。

文部，ə类独用：纷尘存先（四章）<sup>2</sup>、门根存勤（六章）、芸根（十六章）、门勤（五十二章）、门纷尘（五十六章）。

两类合用：昏闷（二十章）、闷醇（五十八章）、贫昏（五十七章）。

从“门”得声的字除“闻问”外白一平皆归在ə类，“闷”字词表未收，它的中古音与“门”同类，故归入ə类。

其余韵例包括真文2例：玄门（一章）、川邻（十五章），前者与ə类，后者与u类。

《老子》中合用的例子太多，并不能区分两类。

《诗经》中的诗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作品。《老子》的时代尚无很确定的说法，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可将其成书限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也就是说白一平大概认为西周和春秋时期，微物文三部是可以分为两类的。

西周春秋时期其他传世文献很少（包括《周易》卦爻辞、今文《尚书》的《周书》部分以及《逸周书》的部分篇目等），且罕有微物文三部入韵的例子（见下文）。西周和春秋金文也极少有三部入韵的情况<sup>3</sup>，通假材料也有限，且多为同声旁字的通假<sup>4</sup>。《左传》和《国语》里的几个韵段应可作为春秋时期的材料：

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贄贄，天策焯焯，火中成至，虢公其奔。”（《左传·僖五》）

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左传·成十七》）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达于外。国人诵之曰：“……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岁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国语·晋语三》）

这三例应该都是史书对当时歌谣的实录。第一例是文部，后两例都是微部，都是两类合用。

白一平、沙加尔（2014：252）说在《老子》之后的文献中出现了ə类和u类押韵的情况，认为u类的主要元音发生了复元音化（diphthongization）变为wə，从而与ə类合为一类了。至于复元音化发生的时间和地域，则说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下面我们补充其他先秦古籍微物文三部的押韵情况（限于篇幅，略去不同部合韵和通韵的例子，上引《左传》《国语》的三例不再列入）：

1 见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589页。

2 “尘”王力归脂部，我们采陈复华、何九盈（1987）说归文部。

3 杨怀源、孙银琼（2014）全面搜集两周金文用韵情况，其中西周春秋时期没有微部独韵的例子，物部有1例，文部有6例。除了物部1例（“卒出”押韵），其余是否入韵皆有可疑，故不予引用。

4 参见全广镇（1989）。

微部，ㄨ类独用：尾几（《左传·文十七》）、非机徊（《庄子·盗跖》）、穢尾（《吕氏春秋·审时》）、依讷（《楚辞·天问》）、归悲（《楚辞·九辩》）。

u类独用：颓坏萎（《礼记·檀弓上》）、綏衰（《礼记·檀弓下》）、衰追（《论语·微子》）、衰追（《庄子·人间世》）、怀威雷（《韩非子·扬权》）、衰嵬（《楚辞·九章》）。

两类合用：推归（《管子·内业》）、衰闾（《管子·七臣七主》）、非讥衰（《庄子·在宥》）、椎飞（《战国策·秦策》）、推归（《文子·道原》）、讥危微（《文子·符言》）、衰威非危几（《文子·符言》）、肥衰（《文子·上德》）、微怀（《文子·微明》）、衰归累怀（《荀子·成相》）、衰归（《吕氏春秋·顺说》）、机微追（《素问·天元纪大论》）、机椎（《素问·离合真邪论》）、机微追（《灵枢经·九针十二原》）、归怀（《楚辞·九歌》）、怀肥（《楚辞·天问》）、怀悲（《楚辞·远游》）、衰归（《楚辞·九辩》）。

物部，ㄨ类独用：位爱谓（《易·家人·象辞》）、位气（《易·说卦》）、位气（《管子·五行》）、爱气（《文子·符言》）、味溉气（《灵枢经·决气》）。

u类独用：贵类悖（《易·颐·象辞》）、内贵（《易·蹇·象辞》）、悖贵（《易·鼎·象辞》）、内类退（《易·杂卦》）、勃忽（《左传·庄十一》）、蒯萃匱（《左传·成九》）、突忽（《论语·微子》）、骨猾猝（《国语·晋语》）、退内（《管子·弟子职》）、馈馈悖（《管子·弟子职》）、退内（《管子·弟子职》）、芴出（《庄子·至乐》）、忽讷（《文子·道原》）、物物（《文子·九守》）、贵贵遂（《文子·守平》）、悴费（《文子·上德》）、物屈（《文子·上德》）、出述（《文子·上德》）、内贵（《文子·自然》）、物屈（《文子·自然》）、出律滑拙（《荀子·成相》）、术出（《吕氏春秋·大乐》）、物类（《吕氏春秋·有始》）、内贵（《吕氏春秋·下贤》）、出屈（《吕氏春秋·勿躬》）、律出（《鶡冠子·度万》）、出屈（《素问·调经论》）、贵髯（《灵枢经·官能》）、物出（宋玉《高唐赋》）、悴费（宋玉《钓赋》）。

两类合用：谓内（《易·临·象辞》）、位退悖（《易·解·象辞》）、逮悖气物（《易·说卦》）、退贵位（《管子·四称》）、退位（《三略·上略》）、既费（《文子·道原》）、悖匱逮（《文子·道原》）、贵配（《文子·精诚》）、爱贵（《文子·守弱》）、味威气（《文子·符言》）、爱遂（《文子·符言》）、爱遂贵（《文子·符言》）、爱贵（《文子·符言》）、贵位（《韩非子·爱臣》）、汨忽慨谓（《楚辞·九章》）、喟谓爱类（《楚辞·九章》）、贵类配位（宋玉《小言赋》）。

文部，ㄨ类独用：谨荐（《尔雅·释天》）、门先（《管子·牧民》）、门存（《管子·心术上》）、芸存存（《管子·轻重》）、门存（《庄子·胠篋》）、根邻存（《战国策·秦策》）、云存（《文子·道原》）、根门（《文子·道原》）、文刃（《文子·道原》）、门邻分（《文子·微明》）、存先（《文子·微明》）、门存（《韩非子·主道》）、先存（《灵枢经·九针十二原》）、忍陨（《楚辞·离骚》）、门云（《楚辞·九歌》）、云先（《楚辞·九歌》）、云先（《楚辞·天问》）、贫门（《楚辞·九章》）、忍軫（《楚辞·九章》）、门先（《楚辞·招魂》）、尘门（宋玉《风赋》）。

u类独用：君群（《易·否·象辞》）、焚闻（《易·旅·象辞》）、训训（《尚书·洪范》）、训困（《国语·晋语》）、川闻（《管子·牧民》）、昏尊芴纯蕴（《庄子·齐物论》）、缙昏顺（《庄子·天地》）、本盾（《逸周书·周祝解》）、群君（《逸周书·太子晋解》）、缙君（《六韬·文韬》）、顺问（《灵枢经·九针十二原》）、闻饨（《楚辞·九章》）。

两类合用：文文君（《易·革·象辞》）、缙昏存（《庄子·在宥》）、存尊先（《文子·道原》）、勤闻（《文子·道原》）、唇昏（《韩非子·扬权》）、本损（《素问·至真要大论》）、